

stONER



▲《斯通納》的作者約翰·威廉斯 網上圖片

《斯通納》（Stoner）是一部曾被七家出版社退稿的小說，早在一九六五年問世，當時不受人注意，因為銷量不濟，很快就絕版了。但五十年來，這本在書店難覓身影的書，卻瘋狂流傳於二手書店與地下文學圈。被冷落了近五十年後，到今時今日，竟可以「鹹魚翻生」，完全靠口碑載道，《斯通納》終於被歸類為一部現代文學經典之一。

斯通納 五十年後的成名

偉森

蒙塵五十年後，《斯通納》重新出版，現時更成為英國廣播公司、美國《紐約時報》、德國《明鏡周刊》年度必讀書，位列荷蘭、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和以色列等多國文學暢銷榜頂端。《紐約客》亦有書評報道：「《斯通納》出版五十年後的暢銷，是獻給被虧欠的藝術一次遲來的正名。」

《斯通納》的作者是美國作家、學者約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約翰出生於得克薩斯州，他的祖父母都是農民。約翰在初入大學時便顯露出了寫作的天賦，但修讀完大學一年級課程後，他便輟學了。

他先後在美國西南部幾家報紙和電台供職。二戰爆發後，他還曾於一九四二年參軍，成為美國空軍的一員，在印度和緬甸先後服役共兩年半時間。服役期間，他寫下了自己第一部小說的手稿。

為何默默無聞

一九四九年及次年，約翰獲得了丹佛大學人文藝術的本科及碩士學位。就讀丹佛期間，約翰的兩本個人作品得以出版，《惟有黑夜》

（Nothing But the Night）及詩集《破碎的風景》（The Broken Landscape: Poems）。前者講述了幼年時期的創傷給人生軌跡帶來的影響與恐懼。

一九五〇年前後，在完成丹佛大學的人文藝術碩士課程後，約翰進入密蘇里大學，繼續攻讀博士學位。一九五五年，他回到丹佛大學，在此地開始了漫長的生涯，直到一九九四年離世時，《紐約時報》在他的訃告裏強調的亦是他學院裏的身份，而小說家這個身份並沒有受到太多重視。

約翰·威廉斯一生只寫了四部小說：一九四八年《惟有黑夜》、一九六〇年《屠夫十字鎮》、一九六五年《斯通納》，以及一九七三年《奧古斯都》（此書獲當年美國國家圖書獎）。

《斯通納》主角「斯通納」是作者杜撰的，該角色是父親、丈夫、學者三合一的角色，更是一個徹底的失敗者，無論是事業或家庭方面。人們有一種關於《斯通納》傳播的說法，認為這本書之所以在過去五十年裏並沒有徹底被遺忘，要歸功於地下文學圈的讀者。這

本書雖然絕版，卻以一種口碑傳播的方式流傳了下來，一個人閱讀之後傳給了另一個人，甚至其間偶爾還會被一些重要的文學刊物所關注，這也讓之後的事成為了可能。

人生輸家「斯通納」

該書「翻身」有一個轉折點，那是在作者去世後的第二年，作家Steve Almond在一次聚會上，被一個朋友拉到一邊，硬是被塞了一本小說，那是一本流通了不知道多少手的《斯通納》。朋友給他書的時候和他說「We were both Stoners」。

接下來是美國NYBR書系總編弗蘭克的正式登場，這中間又隔了差不多十年，弗蘭克從自己的一個書店老闆朋友那裏聽說了這樣一本書，從讀完、買版權到出版，所有的事情一氣呵成。二〇〇六年，《斯通納》在美國再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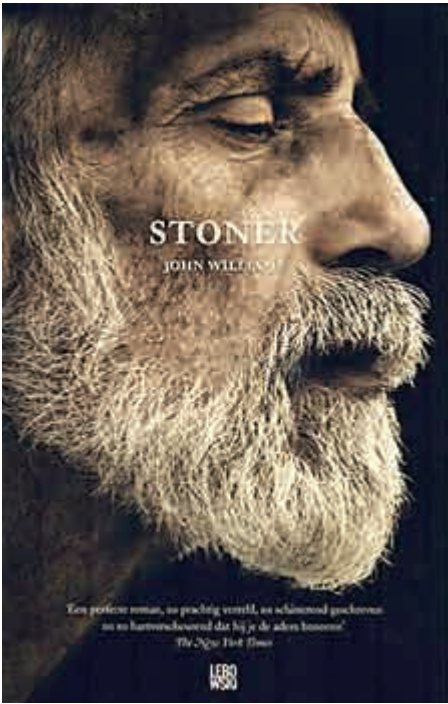
有人說《斯通納》這本書難讀懂，因為情節似乎很平淡，描寫了男主角的挫折人生。該書的故事發生在一八九一年，「斯通納」出生在美國密蘇里州中部的一個小農場，他熟悉所有的農活，也從未想過有朝一日會離開這裏。

斯通納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來到大城市和那個世界。

斯通納的生活中的確也出現過某些美好的事情，但最後卻都以悲慘收場。比如他在做老師期間，他很享受指導學生的滋味，可自己的教學生涯卻遭到惡毒的系主任的扼殺。他結婚了，可是不出一個月就意識到夫妻關係很失敗。他疼愛女兒，可是女兒卻轉而逃避自己。一段婚外情讓他重新看到生活的新希望，可是最後卻發現這份愛情脆弱不敵外界的紛擾。

「斯通納」這一角色似乎包裹着我們每個人都經歷的失敗感，他和我們一樣感到人際的無措，在屢屢的失敗中變得無足輕重，感到深深的無力，好像重量被抽空，價值被磨蝕，存在感被消解，斯通納的外表是我們每個人深處的自我寫照。而他的精神肖像，又是我們都想成為的淳樸素人。這種庸碌的偽裝是維護真理的勇氣。斯通納是一個中產階級的精神探索者，他有自己最珍視的價值，知道自己愛什麼，並堅持自己的愛。

►《斯通納》的多種版本 網上圖片



《斯通納》致每個平庸的文青

大公報記者 周琳

周遭的文青最近都在傳閱一本書，一本被《紐約時報》稱為埋沒五十年的完美小說——《斯通納》。很多人讀完都跟我有一樣的感受——這寫的不就是自己嗎？愛好文學而力不能及著書留名，博爾赫斯那「穿越時間火牆的文字」在我們筆下早已成為炮灰。記者對《斯通納》的評價是，這是一本完完全全讀得下去的書，它如此平實，卻讀得熱淚盈眶。

斯通納被文學選中，卻無力為文學本身增色，和我們每一個有點兒文學情懷的人一樣。他一生沒有離開大學，將大學當成庇護所。職稱始終沒有升到助理教授以上的級別，修完他的課後記憶猶新的學生寥寥無幾。他死後，幾位同事向學校圖書館捐贈了一部中世紀的文獻手稿，權當對他的紀念。

「秋天了你就去上大學吧，你媽和我能應付得了。」這是斯通納聽到父親說過最長的一句話。帶著家庭的寄託，他註冊成為農學院的一名新生，準備畢業繼續回家經營農場。一切的一切源於大二英語文學概論這堂課。他遇到了他的「藤野先生」斯隆。

在那堂課上，斯隆朗誦了莎士比亞的一首

十四行詩：

「目睹這些，你的愛會更加堅定，因為他轉瞬要辭你溘然長往。」

他望向斯通納，一個專業農學只想着在這堂課上修學分的學生說：「莎士比亞先生穿越三百年在跟你講話，斯通納先生，你聽到了嗎？」

斯通納不知怎麼回答，他唯一能感覺到的是這首詩好像開啓了內心某些陌生的東西。他能感覺到，周圍的同學仿佛都被照亮了，「他好奇地看着他們，好像以前沒見過這些同學，好像自己離他們很遠又很近。」

「一個嚴肅學文學的人可能會發現自己的技能並不完全適合土地的召喚。」在斯隆的影響下，他選擇了教授文學。在這本書中，你會看到他大量地閱讀文學著作，他的很多體悟會讓你回想起自己讀書的情景。

「他終於知道了，他讀過的彌爾頓詩歌或者培根的隨筆，乃至本瓊森的戲劇改變着這個世界，能夠改變世界是因為文學依賴它。」

很快，命運開始了對斯通納的戲弄。他娶了一個很美的妻子，但卻是一個神經質又性冷

淡的trouble-maker。曾經高談闊論把酒言歡的朋友多年後成為職場上的絆腳石。其實這樣的境況幾乎每天發生在你我周圍，它讓人無法更好地堅守理想。

事情也並非絕望得可怕。書中後半段，斯通納遇到了一個美麗的女學生，這讓他悶悶的婚姻得到喘息。故事頗有幾分沈從文遇到高青子的浪漫，但結局證明終是吉光片羽。

斯通納對於在這世上的境況，已不抱期待，他意識到在別人眼中自己的怪異，自己投入事業進取的能力也不過爾爾。

生活就是這樣啊，耗掉了一切之後還剩下什麼呢？

在彌留之際，斯通納想到的是——床頭桌上還堆滿了很久沒碰過的書。他找出其中的一本，對着褪色而熟悉的封面，笑了。

「還期望什麼呢？」在生命的盡頭，他問自己。

他沒有得到任何文學獎項、出了幾本無人閱讀的理論書而已。但是，斯通納永遠守護着文學的價值，暗夜行路的人生，不但令他自己心安，也給後來者以一種力量。

▲《斯通納》的簡體中文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今年一月出版 網上圖片